

摄政王妃

SHEZHENG
WANGFEI

上

别做像我一样的人，
如果可以，就试着信我一次，
至少在这一刻，我对你，
是没有算计也无所图谋的。

叶阳岚 著

四海钱庄，她坐拥金山
回眸一笑，引得众人竞折腰
八方赌场，她换一张面孔
手起刀落，决断杀伐
铜妆镜前，美人如画
侯门孤女，涅槃重生
潇湘书院人气大神叶阳岚
精心打造年度顶级言情巨著

唯美古风明信片+精美书签
随书赠送：

十里红妆，皇图霸业
一段最精彩好看的故事
正在华丽上演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摄政王妃

叶阳岚 著

SHEZHENG
WANGFE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摄政王妃: 全3册 / 叶阳岚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819-2

I. ①摄…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648号

书 名 摄政王妃
作 者 叶阳岚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孙红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孙红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68千字
印 张 51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19-2
定 价 85.00元(全3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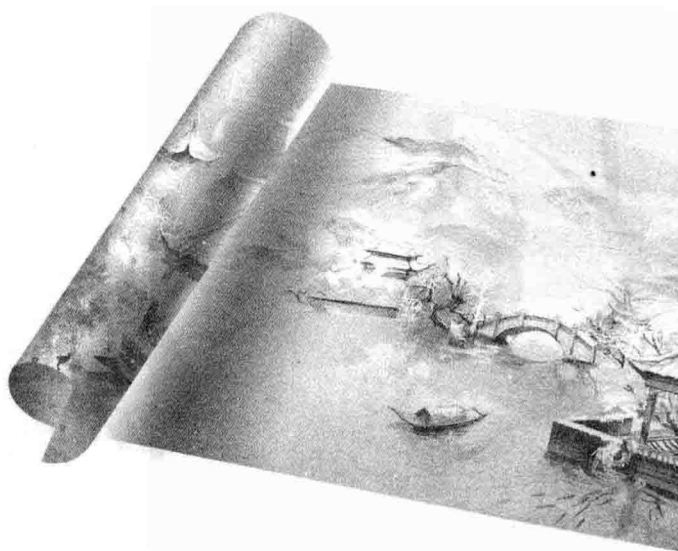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摄政王妃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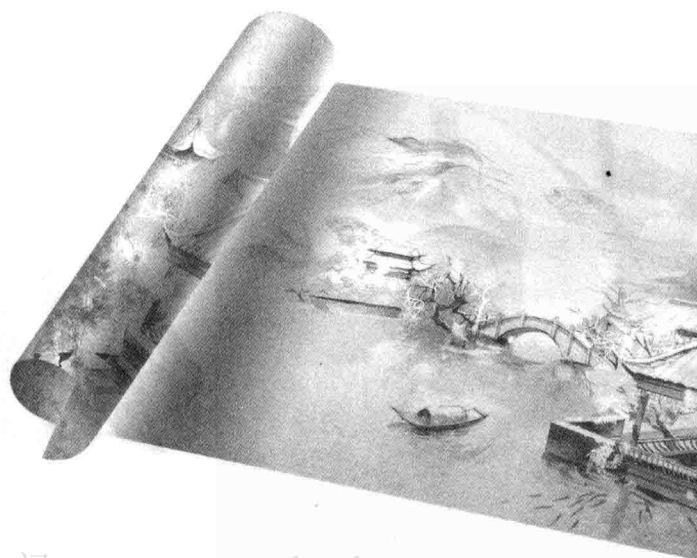
- 楔 子 / 1
- 第 一 章 侯门孤女 / 7
- 第 二 章 寿筵风波 / 30
- 第 三 章 手起刀落 / 55
- 第 四 章 报应不爽 / 81
- 第 五 章 牛刀小试 / 110
- 第 六 章 一笑倾城 / 136
- 第 七 章 耍狠斗恶 / 162
- 第 八 章 宫闱之争 / 187
- 第 九 章 杀子之仇 / 214
- 第 十 章 逼娶平妻 / 240



摄政王妃

CONTENTS 目录 ● 中 ●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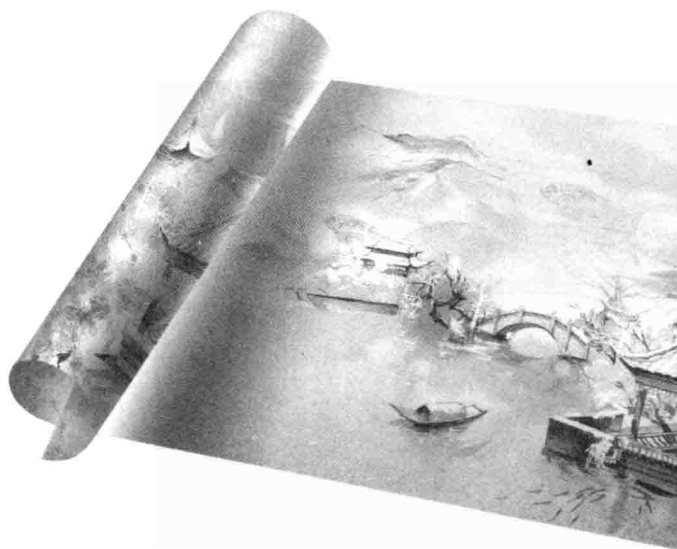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刀枪不入 / 267
- 第十二章 母子之争 / 293
- 第十三章 义阳公主 / 319
- 第十四章 信我一次 / 347
- 第十五章 太后之心 / 374
- 第十六章 千里追杀 / 400
- 第十七章 一吻惊心 / 428
- 第十八章 有多喜欢 / 457
- 第十九章 乾坤颠覆 / 485
- 第二十章 锋芒毕露 / 511



摄政王妃

CONTENTS 目录 下 册

- 第二十一章 他得活着 / 537
- 第二十二章 试着信我 / 562
- 第二十三章 为你珍重 / 587
- 第二十四章 侯府命案 / 614
- 第二十五章 十面埋伏 / 641
- 第二十六章 险入南疆 / 672
- 第二十七章 素手乾坤 / 699
- 第二十八章 大仇得报 / 725
- 第二十九章 焚天之怒 / 751
- 第三十章 盛世花嫁 / 776





楔子

易明澜被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押着，发间钗环凌乱，赤足站在后院那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

春寒料峭，她身上一件单薄的中衣在清冷的早风中仿佛结了一层冰，领口裸露出大片白花花的水润肌肤，上面星星点点都是青紫色的淤痕。胸前的两根带子只在匆忙中系上了一根，露出里面鹅黄色肚兜的一角，一枝绣工精致的海棠花斜逸而出，明艳如火的艳红色衬在金色的朝阳光辉下，生生刺痛了人眼。

对面的亭子里，平阳侯府的少夫人易明真手里捧着个毓金的青瓷茶碗端坐在上，身后二十余个丫鬟婆子拥簇着，俨然一副三堂会审的架势。

易明澜浑浑噩噩地站在那里，寒意顺着脚底板噌噌往上冒，她却连发抖的力气也没有。

就在一盏茶的工夫之前，她的贴身丫鬟碧玉如往常一般端了热水进房叫她起床，掀开帐子时就仿佛见了鬼，紧接着院子里惊叫声此起彼伏，安睡在她旁边的男子屁滚尿流地滚下床去抓起散落一地的衣衫就匆忙往外跑。

易明澜甚至没来得及反应，闻讯赶来的易明真就已经带人堵在门口将那人当场按下了。

整个院子里鸡飞狗跳，一切仿佛做梦一般。彭岩抖得跟筛子似的，口中除了“冤枉”二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转瞬已经被几个家丁拖着送去了前院交给平阳侯夫人处置，而易明澜也被人硬从床榻上揪下来，拖到了后院。

刘妈妈端了新煮的茶汤上来，易明真腕间上好的羊脂玉镯不经意地触到杯沿，发出清脆的响声。

“妹妹，你还不认罪吗？”易明真叹息着开口，声音里有那么一股震慑力。

此时，这平阳侯府中还是老夫人孙氏当家，但是易明真这个世子夫人也不是作假的，一等功勋世家王安侯府调教出来的四小姐，主母的架子端着也是信手拈来。

易明澜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两个婆子察言观色，已经一脚踹上她的腿弯。自生产后，易明澜的身子一直不太好，当即一声惊呼，摔在地上。

那些鹅卵石是年前彭修特意命人从百里外的清渠水乡运过来给她铺垫院子的，虽然打磨得极为光滑，但是凸凹不平，膝盖磕上去也是钻心地疼。

易明澜背上冒了汗，此时她却完全顾不得这些，慌忙抬起头大声辩驳道：“四姐姐我没有，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夫君的事！”

“夫君平日如此宠爱于你，眼下他才离家不过几日，你怎么就能做出这等有违妇德的事情来？你可让我如何是好？”易明真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话，兀自叹息着放下手中的茶碗，一步步踩在那些凸凹不平的鹅卵石上走了过来。她的笑容里带着无尽的嘲讽，隐约间易明澜分明看到一种怨毒的情绪自她眼底弥漫而出，那眼神竟是那般陌生。

“四姐姐……是你害我？”易明澜脑中灵光一闪，不敢相信地摇摇头，怔怔地望着眼前容光焕发的易明真。

“我害你？”易明真失声笑了出来，紧跟着却是眸光一凛，缓缓抬手抚上易明澜冻得青紫的脸颊。

易明澜恍惚间意识到了易明真的意图，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下一刻已经觉得面上尖锐一疼——

“啊！”她痛呼一声，略带腥甜的血液就顺着她素白的面颊蜿蜒而下，刘妈妈急忙过来递了帕子给易明真擦手。

易明澜缓了口气才又抬眸对上她愤恨而冰冷的目光，惊异地问道：“为什么？四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我们是同在一个屋檐下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姐妹啊！”

“易明澜，看来你还是拎不清楚呢！”易明真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指甲缝里沾染的血迹，神色阴暗地开口道：“我才是武安侯府的嫡出小姐，夫君明媒正娶抬进门来的世子夫人，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供人玩乐的贱妾罢了，谁跟你是姐妹？我吗？你也配？”

闻言，易明澜只觉得呼吸一滞，整个胸口像被人撕扯得鲜血淋漓。那些被她强自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往事项刻间尽数浮现在脑海中，让她疼得几乎背过气去。

武安侯府的功勋是她祖父和父亲的一腔热血所铸，她才是武安侯府的长房嫡女，若不是五年前兄长意外坠马身亡，今时今日这武安侯的位子又怎会轮到她那二房叔父的头上？父亲阵亡，兄长惨死，母亲更是不堪打击早早地离她而去，就连小妹明乐……

易明澜心头剧烈一震，眼眸中瞬间燃起一丝光芒。她目光匆忙在院子里搜寻一遍，果然在那些凶神恶煞的丫头仆妇身后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一抹孱弱的小身影。明乐！那是她一奶同胞的小妹明乐！

就在她的长兄易明凡发生意外的那一日，年仅五岁的小妹明乐无故失踪，家人找寻了一夜，最后在离营五里外的一处深草丛中发现了她。这孩子的头不知道在哪里磕破了，满身的血污，昏迷不醒，太医为她诊治了三天，人是活过来了，却变成了这样

一副痴儿模样，整整五年，再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

那个孩子大约是吓坏了，瘦瘦小小的身子蜷缩成一团，在那亭子后面的一角台阶下，浑身发抖，眼神瑟缩，神情里满是惶恐和惧意。

易明真啊，你伪装了这么多年，这最后一招才是让我大开眼界！是了，这明显就是一个局，一个要将她置于死地的局，她竟从不曾发现，她们之间的嫌隙如此之深。

易明澜脚下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所以呢？这么多年来原来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我早已一无所有，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她痴痴地抬头去看易明真，眼泪滑落，冲刷着脸上被指甲划开的伤口，狼狈而狰狞。她的这张脸生得清丽脱俗，还曾得到过当朝太后的赞赏，如今见她如此狼狈，易明真心里乐开了花。

“怪只怪你不认命，不识得本分，非要扒着平阳侯府这棵大树不放！”易明真随手将那帕子塞回刘妈妈怀里，然后提着裙摆缓缓蹲下身来倾身向前微笑着凑近易明澜。

易明澜木然地坐着，不语。

易明真像是极享受地用力深嗅了一下她身上弥散出来的血腥味，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在她耳畔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道：“彭子楚这个男人，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明白了吗？”

彭子楚？彭修！易明澜愕然，只觉得五雷轰顶一般，浑身的血液登时就被抽得干干净净，那些还不及出口的解释突然之间就彻底失去了意义。

众所周知，平阳侯奉皇命携世子彭修同往江北督察水利已经一月有余，他不在京中，众目睽睽之下，与她易明澜赤身裸体同衾而寝的是她的小叔彭岩！这样的罪名压下来，彭修啊彭修，你这一箭双雕的计谋真是奇绝妙绝，最重要的是人赃并获，让我根本百口莫辩！

衣衫下面他汗水的味道似乎还弥散在她的肌肤上，黑暗中他霸道而狂热的拥抱，还有一丝丝恍若带着摧毁意志的猛烈撞击。

“阿澜，阿澜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昨夜，他的声音丝丝入耳，此刻仿佛还有余音缠绵耳畔，睁开眼却是他送她的最后的礼物——为了亲手送她下地狱。

“哈！”易明澜凄凉的苦笑声溢出喉咙，整个身子软软地落了下去。易明真这才心满意足地重新起身。

此时，身后传来一道粗犷的声音，“夫人到！”

易明真眸光微微一动，赶紧快步迎上去，对着平阳侯夫人孙氏见礼，“拜见母亲！”

孙氏此时怒火中烧，理都没理她，疾步走到易明澜面前，大袖一挥，厉声道：“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种不知廉耻的小贱人还不赶紧处置了，省得污了我的眼。”

闻言，易明澜死人一般呆呆地坐着。

易明真见状，不禁露出为难的神色，假意劝解道：“是儿媳无能，可五妹妹到底也是我们武安侯府出来的人，这事情总是要她分辩一二的。”

“人赃并获，分辩什么？”孙氏半点情面也不给，沉声道：“既然你还惦念同宗之情，就坐到一边去，这里的事我自会处理。”

“这……可是夫君那里到底是……”易明真做出惊慌失措的模样，还欲再劝，可孙氏已经明显不耐烦，狠狠地回头瞪她一眼。

易明真马上惶恐地垂下头去，被刘妈妈拉着退回亭子里。

易明澜依然不语，冷眼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就在这时，花园的侧门外突然伴着凄厉的号叫冲进来一个人，却是平阳侯彭业的妾室陆姨娘。她几乎是发了狂，奋力推开要拦阻她的婆子、丫鬟，冲上来揪着易明澜身上单薄的衣衫就是一阵撕扯捶打，绝望地喊道：“你还我的儿子，你这个小贱人，都是你，是你，你还我的儿子！”

陆姨娘三十出头，是彭业的小儿子彭岩的生母，母子二人近年来很得彭业的宠爱。

易明澜见她这副模样心中已是明了——彭岩只怕是已经被孙氏借故处置了！

在这平阳侯府里本就是孙氏婆媳掌权，她们要趁月黑风高迷晕了彭岩扔到她的床上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何况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是彭修！

她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还来不及有所动作，孙氏身边的管事郑妈妈已经怀抱了一个红色的襁褓自院外进来，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响彻整个院子。

易明澜越发胆寒，手忙脚乱地扑将过去，死死抱住孙氏的脚，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道：“母亲，求求你，不要啊！幼子无辜，你相信我，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夫君的事，我真的没有！”

孙氏冷冷地看她一眼，挥挥手道：“一并处置了！”

“是，夫人！”郑妈妈领命，抱着孩子往凉亭旁边的一个水缸走去。

“不要——”易明澜失声尖叫，转身就要去拦，刘妈妈见状，扯着嗓子惊呼一声，“快拉住澜姨娘！”紧接着，就有四五个婆子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将易明澜死死钳制住。

易明澜疯了似的用力挣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通红的小脸一点一点没入冰冷的水中，不过一瞬，孩子嘹亮的哭声就因为呛了水戛然而止，小小的手脚无力地扑腾了两下，就完全在郑妈妈的臂弯里没了动作。

院子里顿时死寂一片，陆姨娘脸色铁青，目瞪口呆地扯着易明澜的一片衣角。

易明澜止了泪，远远地看着那一方小小的襁褓，半晌之后忽而仰天笑了出来。这是一个圈套，彭子楚、易明真还有孙氏，个个参与在内，做得天衣无缝，让她毫无还手之力。

她回过头去看陆姨娘，脸上的笑容妖异绽放，“你看，我的儿子也没了，姨娘现下可是痛快了？”她的声音很轻，只是眸中燃烧着无尽的仇恨。

陆姨娘只觉得头皮发麻，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再不敢多说一个字。她虽蠢钝，如今却也看得明白，这件事远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般简单。

见此，几个钳制她的婆子松了手，她的身子一软，砰的一声单膝跪在地上，然后她又强撑着爬起来，面无表情地踩着鹅卵石的小径，朝着襁褓里的浩心走过去，她孱弱的身子仿若一缕幽魂。

郑妈妈心里发憷，不觉抓紧手中婴孩的尸体，往后退了退。

孙氏缓过神来，再度厉声喝道：“还等什么？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给我乱棍打死！”

院里侍立的婆子得令，纷纷抄了木棍一拥而上，铆足力气往易明澜身上招呼，易明澜不哭也不喊痛，只是目不转睛盯着那包裹她儿子尸身的襁褓，一步一步倔强地走过去。她几次被人打趴在地，却又仿佛毫无知觉一般爬起来，再度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直到最后僵硬地跪在那里，再也站不起来。

婆子们不由得住了手，易明澜的目光这才缓缓移向亭子里悠然而坐的易明真。彼时，易明真正垂眸神色悠闲地慢慢拢着杯中的茶叶，氤氲的水汽溢出来，她妆容细致的脸孔仿佛是在遥远的画卷之中。

想想自己，易明澜突然就想笑，然而笑声漫过喉咙却无端演变成了沙哑而凄惶的嘶吼，“彭子楚，今日你这般待我，我死不瞑目，我咒你彭氏一门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孙氏被她怨愤的神情镇住，稍后回神，听她咒骂自家爱子，不由得恼羞成怒，两步冲上去，一把夺了一个婆子手里的木棍，对着易明澜的脑袋狠狠地砸下去。

瞬间，温热的血水自她发间流淌而下，她半跪在那里，却只是不住地发笑，脸上道道泪痕与血水连成一片，化作一片残红。

院子里乱作一团，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蜷缩着的易明乐，那孩子的瞳孔也被这血色浸染，惊惧、痛苦、不甘，种种情绪变幻，在某一时刻忽而开始疯狂燃烧，恨意翻滚，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第一章 侯门孤女

武安侯府的正厅里，老夫人于氏靠在红木的太师椅上，身上一件云锦织金丝线的褙子罩着她有些发福的身板儿，令她整个人看上去雍容高贵，但素来慈爱和善的脸上却笼罩着一层寒霜，隐隐地透了丝戾气出来。

除了外出经商的三老爷易永贺和奉命办差在外的世子易明峰，其他人无论嫡庶，包括二房和三房的人，全都聚在这里。所有人都偷偷打量着老夫人的脸色，整个屋子里气氛诡异死寂，静得让人心惊。

易明乐在老夫人的心腹黄妈妈身后悄无声息地站着，小小的身子略带几分瑟缩地拽了拽黄妈妈的一角袖子。黄妈妈感觉到身上的颤抖，心疼地低头拍了拍明乐的手背聊作安抚。

易明乐一声不吭，和她转醒后这三天里的表现一样，她只是更加用力地垂下头去，厚厚的刘海遮掩住了眼中清冷锐利的锋芒，然后冷眼旁观，默默地注视着这屋子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并且牢记在心。

平阳侯夫人孙氏坐在老夫人下首的那张椅子上已经仪态端庄地在饮第二杯茶了。

“咳——”易家二老爷，武安侯易永群终于忍不住轻咳一声打破沉默，却是对着首位上的易老夫人道：“母亲，您看这事儿——”

他说话间，孙氏手下拢茶叶的动作已经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滞，下意识抬眼朝上首的老夫人看去。

老夫人手里挂一串碧玺佛珠，连着半个时辰不动不语仿佛老僧入定一般，此时闻言才面无表情地斜睨了易永群一眼道：“那依你看该怎么办？”

易永群虽然顶着个武安侯的名头，骨子里实则并不是个能独当一面的人物，人前他是风光无限的武安侯，背地里却并不管事，尤其对老夫人，更是敬畏得很，更何况这次还是内宅女眷出事，他这个一家之主虽然碍着面子必须要在场，实际上却是不应该插嘴的。

二房夫人萧氏出自武威将军府，是个心机颇深的干练人，闻言便代替丈夫陪着小心对老夫人开口道：“母亲，此事事关重大，既然已经发生了，我看也没有旁的法子，

横竖这人都已经没了，好在亲家母谨慎，把这消息都压死在后院里，怎么着也要全了咱们两家的脸面，不如——”

这些年老夫人在府里早就不管事了，大事小情全都是萧氏在处理，若不是这次事关易明澜这个长房嫡出的小姐，老夫人估计也不会插手。不过她既然来了，这屋子里头的所有人就必得以她为尊，所以萧氏在说话间还不忘小心翼翼观察她的脸色。

易明澜未出阁前，在这府里是所有小姐当中最受老夫人看重的，萧氏也知道，所以言辞间便只敢试探着来。

老夫人手里又捻了两下佛珠，像是在忖度什么，却不正眼去看易永群夫妇，半晌才把目光移到孙氏身上，冷淡道：“亲家母，你也是这么个意思？”

“这……”孙氏讪笑着赶忙放下茶碗，起身福了福，这才谨慎地观察着老夫人的脸色开口道：“老夫人，家里头出了这种不体面的事都是我教管不严，我本也是没脸登你这个门的，可这五小姐到底也是我彭家八抬大轿自你府上抬回去的人，怎么着我也得上门给您个说法不是？”

虽然同是带着诰命封号的侯府夫人，她在这易老夫人面前也总自觉矮上一截，毕竟武安侯府这种一等功勋世家的名望远不是一个即将没落的平阳侯府可比的。

孙氏这般努力地伏低做小，老夫人也不看她一眼，只是兀自盯着手里的佛珠意味不明地冷冷一笑，孙氏心急之下侧目对身后侍立的易明真使了个眼色。

说实话，对于老夫人，易明真也是惧怕得紧，只是如今开弓没有回头箭，做都做了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祖母！”易明真一咬牙，一步跨了出去，端端地跪在地上，惭愧道：“五妹妹是孙女亲自迎进府门的，如今她出了这样的事也是孙女管束不周，丢了我们侯府的脸，请祖母责罚。”

这个时候她站出去明显不合时宜，萧氏是个精明人，一眼就看出来要坏事，不过还是晚了一步，就听着老夫人冷冰冰地嗤笑一声，“你管束她？”

易明澜虽是不得已往平阳侯府里做了妾室，但到底也是易家的长房长女，怎么也轮不着易明真这样一个小辈来管。

萧氏闻言赶紧一个冷眼横过去制止了易明真，兀自开口斥责道：“把你妹妹交到你手上的时候我是怎么叮嘱你的？她是个性子弱没主意的，你怎么就不好生照管着她些，平白让人欺负了去，又辱了咱们侯府的门楣，这是在打我的脸吗？”

萧氏这样看似是为自家开脱，但她这话也是明白着说了，易明澜一事是板上钉钉没得变了，只是这罪魁祸首还要从平阳侯府来出，这样一来是给易家一个交代，实则也是坐实了易明澜的不贞之罪。

孙氏闻言，立刻沉痛地叹了口气，“说来也是我们平阳侯府家门不幸，出了那么个不知死活的小畜生，这人呢我也已经私底下处置了，怎么着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纵使有千般的舍不得——”

易明真愣到这会儿已经完全明白过来，赶紧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逼出眼泪，扑到萧氏怀里，掩住脸嘤嘤哭诉：“母亲，都是女儿不好，没能照顾好五妹妹！”

老夫人一语不发地冷眼看着，眉目之间的神色已经十分不耐，却始终不置一词。她们婆媳、母女，这又是一出声情并茂的双簧。易明乐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们演戏，心里便是冷冷一笑。

老夫人为人最是精明不过的，她知道，萧氏母女也知道，她们也定是料准了此事瞒不过老夫人的眼睛，却还是这般明目张胆找上门来恶人先告状，因为她们比谁都清楚老夫人此时的顾虑，一个易明澜已死，武安侯府的脸面声誉却还是要的，老夫人的心里或许会有不甘，但是孙氏处死彭岩恰在无形中给了她一个台阶，让她不得不就此妥协，息事宁人。

这些人一环扣一环地算计至此，连老夫人的反应都完全估计在内，自己这个跟头栽得也实在不能算是有冤枉。彭子楚的背叛、浩心的死，这一桩桩一件件她都铭记于心，包括今日在这武安侯府的大厅内所发生的一切，终有一日她会与他们一一清算。

袖子底下指甲已经在掌心里掐出道道红痕，可是她不动，她也不能动，现在她能做的就只有忍！易明乐使劲咬着下唇来克制情绪。就在这时，院外突然传来一个妈妈惊慌失措的吵嚷声：“小少爷，老夫人和侯爷正在厅里叙话，您不能进去，小少爷您不能进去啊！”

“滚开，你这不知死活的老刁奴，连我的路也敢拦吗？”紧跟着的一道略显稚嫩的愤怒男音传来，间或还夹杂着一个妈妈惊惶的惨叫。

明乐眼眶一热，瞬时就有两行热泪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因恐人看见她慌忙抬手去擦，待到眼前重新清明了再往院中看去，那个她记忆里的小小少年已经一把推开一个试图阻拦他的婆子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易明爵一身月白锦袍，怒气冲冲横冲直撞地从院子外头直闯而入，身后两个婆子手忙脚乱地追上来要拦，他横手一道鞭影扫过去，那妈妈立刻就捂着鲜血淋漓的手背疼得直跳脚。

后面紧跟着又有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却只敢远远地劝，再不敢近他的身。

屋子里易明真本就伪装着哭得正是辛苦，此时被这院子里的动静一闹就再挤不出半点眼泪，就只窝在萧氏怀里发愣。

又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易永群眼中嫌恶的神色一闪而过，下意识地就想叫人，但张了嘴又猛然意识到老夫人在场，只能握紧了拳头按捺下来。

老夫人烦躁地皱了下眉。转眼，易明爵已经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扑通一声跪下去，紧跟着一个响头落地，铿然有声。

“爵儿给祖母请安！”易明爵道，语气中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纪孩子的沉稳和隐

忍。然后，他抬起头，额头上已经青肿一片。

老夫人的心头一跳，脸上跟着白了白。

黄妈妈连忙快走过去，一边弯身去搀扶易明爵，一边小声哄道：“我的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诚心招你祖母疼呢？快起来！”

易明爵鼓着腮帮子，用力甩开她的手，仍是腰杆笔直地跪在地上，一字一字清晰地道：“祖母，孙儿不起来。有人害了我姐姐，祖母疼我，孙儿请祖母为我姐姐做主！”他的眼里蓄了泪，却是倔强地挺着，不让它落下来。

老夫人顿时心里一酸，还不及说什么，易永群便像是被人踩了尾巴一样，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你胡说八道什么？这么没规没矩地闯进来，还大喊大叫，乱放厥词，成何体统？”

见此，老夫人眼中带着明显的不悦。萧氏急忙撇开易明真，快步上前拽了易永群的袖子道：“这孩子也是一时想不开，侯爷你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怎么还跟他一个小孩子计较上了？”

易明爵就是老夫人的心头肉，易永群如醍醐灌顶猛地一惊，立时刹住了话茬。

萧氏松了一口气，又笑着转身去扶易明爵，宠溺地嗔道：“你这孩子，快些起来，地上凉，若是寒坏了身子，是招娘娘疼呢？”

“我不要你管！”易明爵却不领情，狠狠地一把推开她的手。

萧氏眼中的厉色一闪而过，面上仍是带着笑，尴尬地回头去看老夫人，“母亲，您看这孩子——”

她懂得明哲保身，大房留下来的这几个孩子她惯常是不管的，有事就直接甩给老夫人做主。而在易明爵看来，她这便是扇阴风点鬼火，在给自己穿小鞋。

易永群虽是名义上的一家之主，易明爵对他却连半点敬畏之心也没有，再加上刚刚听闻姐姐惨死的噩耗，这孩子的心里恨意翻腾，立时就一梗脖子对着易永群大声道：“我本来就是有个爹生没娘养的野孩子，我没有体统怎么了？你们害了我姐姐，我不你们假惺惺地来对我好！”

闻言，老夫人脸色顿时暗沉下来，胸口一起一伏的，明显动了怒。萧氏的心里更是咯噔一下，大叹不妙。

“反了反了！”因着武安侯府的声望，易永群便是在朝为官也多被人捧着，如今当着亲家的面被一个小孩子指着鼻子骂，脸上挂不住，噌地就从椅子上弹起来。

萧氏大惊失色，想去拉他却已经晚了。易永群额上青筋暴起，怒不可遏地冲着院子里一声怒吼：“钱四儿，去请家法来，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侯爷，侯爷您息怒啊！”萧氏着了慌，急忙扑上去拼命对他使眼色。

“你走开，谁都别拦着我！”易永群在气头上，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随手一推就

把萧氏推了个踉跄。

“母亲！”易明真一惊，慌忙奔过去扶住萧氏道，“你没事吧？”

“我没事，还不劝劝你父亲！”萧氏咬牙一把推开她的手，自己站稳了身子。

对于易明爵这个狂妄放肆的堂弟，易明真一直都恨得牙根痒痒，如今这样的契机之下她却不明白母亲为何阻止父亲教训他，只是狐疑地看着萧氏没有动。

说话间，外头管家钱四儿已经请了家法进来，跪着双手呈送到易永群跟前，“侯爷，家法请来了！”

今日若真让易永群当众打了易明爵，那他们这一房和老夫人之间只怕便要生出嫌隙了。

萧氏胸口积着一口火，内里早就暗暗捶胸顿足，心道自己这个丈夫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蠢货，居然会这么轻易就中了一个小孩子的激将法。

她愤恨地瞪了易明爵一眼，看到他们乱成一团，易明爵心里才觉得解恨，得意地对她一挑眉毛，差点没把萧氏气了个七窍生烟。

“侯爷，你息怒啊，不要伤了和气！”眼见着易永群取了家法过来就要动手，萧氏心急如焚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想要再劝。

易明爵眼珠子一转，更加有恃无恐地大声道：“你不是我爹，你凭什么打我？我不服！”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萧氏头脑发热，冷不防已经被易永群一把掀翻在地。

“真是反了你了！”易永群发了狠，狠狠将那藤条用力挥下，怒声道：“就算我不是你的父亲，好歹也是你的长辈！今日当着客人的面你就这般放肆无礼，我若不打你，何以正我易氏门风？今日我便是替大哥在教训你这个目无尊长的忤逆子！我看你到底服还是不服！”

武安侯府的所谓家法是用十几根坚韧结实的藤条缠在一起编成的，又用特殊的汁液浸泡过，打在身上便是钻心的疼。易永群一藤条抽下去，易明爵虽然咬着牙硬抗，但还是忍不住闷哼一声，小小的身子也痉挛着抖动了一下。

“啊，母亲！”三房小姐易明菲胆小柔弱，急忙别过头去缩在三夫人李氏怀里瑟瑟发抖。

“我就是不服！”易明爵额上泌出细汗，仍是不屈不挠地回头恨恨地瞪着易永群，“不就是因为我不在了你才敢这么打我吗？你们冤枉我姐姐，不也就是欺负我们没有父亲庇护吗？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反正我姐姐也被你们害死了，打死我，正好我们一家人到地底下团聚去！”

“好好好，你好，你好啊！”易永群满面涨红，气得浑身发抖，原地转了两圈，强忍之下还是撸起袖子，“今天我就打死你这个小畜生！”

萧氏在听他吼出“小畜生”三个字的时候，已经大脑充血恨不能立刻两眼一翻直接晕过去眼不见为净。